

阅读

第530期

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

谈谈寂寞

□ 罗兰

寂寞是一种灵魂上的苦闷孤独之感。我们不但在“夜静酒阑人散后”的情景之下感到空虚和寂寞，不但在“半生飘零羁旅”的景况中感到寂寞，我们也同样可能在灯红酒绿繁华热闹的场合感到寂寞，而且越是才智超群的人越觉寂寞。

因此，如你不甘寂寞，你就必须迁就一下流俗，曲高必然而寡。除非你忍得下寂寞，否则，你只好唱唱滥调陈腔。然而，也幸亏这个世界上究竟还有那许多不怕寂寞的人，他们在漆黑的夜空中散下几点星光，照亮了他们自己的那个时代，也照亮了后来人们的路。

乐圣贝多芬一生寂寞孤独，可是他却说：“当我最孤独的时候，也就是我最不孤独的时候”。因为他在寂寞孤独之中，才更不得不去把情怀寄托在领略大自然的美妙上，才更有可能去整理他那不平凡思想和灵感。他的音乐决不是繁华热闹场合的产物。

许多有名的诗句也得力于作者当时心情上的寂寞。常被引用的“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，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。”作者当时如没有深切的寂寞孤独之感，决写不出这样的佳句。又如张若虚的“春江花月夜”中的“江天一色无纤尘，皎皎空中孤月轮，江畔何人初见月，江月何年初照人。”也深深刻划出作者当时那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的寂寞之情。

又如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，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一诗，在隐逸中，又是何等的悲凉寂寞！

每一个人都有在灵魂上痛感寂寞的时候，我们时常会感到满腹辛酸，却觉家人亲友之中，竟无一人与之吐积郁。尤其是当我们发现并且证明了人们多数喜欢你春风得意时的笑脸，而不喜欢你秋扇见捐时的牢骚；当你一腔心事方待倾诉，却见你生平好友婉辞约谈，离席辞去，那时，你心中又是什么感觉？

但如你够豁达，你就应该了悟，人与人只能在笑语喧腾的时候，显得亲热，或在一方可以施舍善意，博得慷慨之名的时候，显得仁慈；舍此而外，没有谁真正会分担你心灵上的寂寞。

因此，我们在这漫长而又孤零的人生道上，只有勇敢的承担起这与生俱来的寂寞，用自己的力量发出一点光和热，冀望这点光和热也可以成为漆黑夜空中的一二星点，在漫漫无际的永恒中，发出一点光辉。

西哲说：“世界上最强大的人，也就是最孤独的人”，又说：“只有最伟大的人，才能在孤独寂寞中完成他的使命。”如要成为强者，即不可避免寂寞，而唯有那够坚强，能面对寂寞的人，才有力量使他的天赋才华不致被寂寞孤独所吞噬，反而因磨练而生热发光。能在孤独寂寞中完成使命的人，即是伟人。

（摘自《罗兰小语》上集，海天出版社）

山水豆花

□ 迟子建

我对香港美食的记忆，不是尖沙咀酒楼中的生猛海鲜，亦不是铜锣湾烧味店里被熏制得流蜜似的肉食，而是寻常的山水豆花。

原以为香港是个缺乏趣味的地方，其实不然。从九龙的钻石山出发，乘坐一个小时的大巴车，便摆脱了都市的喧嚣，到了清幽的西贡渔港。从这里再乘半小时的计程车，便到了山脚下。

这个地方叫大浪湾，是个有山有海的地方。当一座座山横在你面前，且看不见人烟的时候，这些山就是一本被风吹开了书页的大书，撩起了人阅读的欲望。

虽然我曾登过华山和黄山，又生长在山区，但由于十几年没有登山了，所以一开始很担心自己会掉队。香港的朋友吓唬我，说是山中潜藏着一些偷渡客，他们看见独行客，往往会从树丛中窜出打劫。所以从迈向第一级石阶开始，我就紧紧地跟随着队伍。走了半小时便气喘吁吁，汗如雨下。

十月底了，香港的太阳仍然火辣辣的。蜿蜒起伏的石阶宛如大海抛出的一条长长的浪花，在山中明亮地闪烁着。遇到林木茂盛的地方，就有难得的阴凉，能缓解行山时的疲劳；而石阶暴露在草木稀疏的向阳山坡上时，脊背就有被灼伤的感觉，好像背着火炉在走。

一个半小时后，第一座山终于被甩在身后，我们看到了人烟，一座依山傍水的客栈。远远地，就听见了主人殷勤的招呼声。我们散坐在凉棚下歇脚，点了客栈的招牌吃食，山水豆花。

它们被装在方方正正的硬塑盒里，储藏在冰箱中。店主人把它们拿到桌子上时，其身上的冷气与热气在那瞬间融合，产生了一层细密的水珠，覆盖在山水豆花的薄膜上。揭开薄膜，随着水珠滑落，你看到的就是一块又白又嫩的豆花，像一朵初绽的白玉兰，鲜润明媚地看着你！

豆花的原料是黄豆，它是由盐卤点化豆浆而成的半固体，细腻、柔软。用一次性的塑料调羹轻轻一挖，一块豆花就荡进调羹，看上去莹白如玉。豆花凉爽滑腻，入口即化。细细品来，它的清香不完全是豆香，因而那清香是别致的。一份豆花落肚，疲劳感一扫而空，说不出的惬意和滋润。我实在爱极了这吃食，又叫了一份，这次不是原汁原味地吃，而是像别人一样，佐以含糖的姜汁。这份豆花虽然也很好吃，但是淋了姜汁的豆花，味道还是俗了些。

两份豆花，给我增添了无穷的力气。再次上路时，脚步就轻快了。开始时是尾随着行进在最前面的人，后来与他们渐渐拉开一段距离，为的是独行的那份快乐。好像人一有了力气，胆量也大了，我不再惧怕山中会跳出什么劫匪。我在溪畔驻足，观赏水中的游鱼；我在半山腰那白色的茶花和红色的扶桑前放慢脚步，看大团大团的花朵如何含着阳光绽放。直到下得山来，到了海边，也没有疲惫的感觉。

十月的最后一天，我们乘船去了大屿山的一个小海岛。

这个小岛居住的都是打鱼人，他们是香港原住民的后代。他们住的房屋很有特点，一座座灰色的棚屋就建在水上，支撑棚屋的水泥石柱裹着海藻，很多棚屋上落着鸳鸯。住在棚屋的人，出门乘船，归家也乘船。晚上，他们是枕着海涛入梦的。香港政府为渔民盖了新房子，可他们还是喜欢老式的棚屋，不肯迁出。我站在石拱桥上，看归来的渔船。有的渔船是大丰收，鱼儿满舱；有的则收获平平，不过几斤小杂鱼。打鱼人站在船头，都黑瘦黑瘦的。不管收获大小，他们脸上的表情都是平和的。

我们在小岛的街中闲逛，看形形色色晒干了的海产品。不知谁说，这里的山水豆花很好吃，于是一行人走进一家小店。女主人很热情地推荐她店里的其他小吃，可我对山水豆花情有独钟，只点了它。它上来了，仍然是那么的凉爽滑腻，那么入口。不同的是它有着微微的咸腥气，好像它是一艘白轮船，刚刚出海归来。

直到此时，我才恍然明白山水豆花中“山水”的含义。这是一种与大自然最有亲和力的食物，在西贡的山中，我品尝的豆花中有山的气息；而在大屿山的小岛上，它则裹挟着海水的气息。这样浸润着山水精华的食物，无疑是有灵魂的。谁又能忘怀有魂灵的食物呢！

（摘自2023年第10期《广州文艺》）

摸菜园子

□ 钱春华

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在农村度过，跟着母亲，我有过十几年摸菜园子的时光。

那时，每家每户都有菜园子。每家的主妇特别喜欢去菜园子劳作，她们称为“摸菜园子”。为什么叫摸？是因为怀着闲适的心情去劳作，节奏很慢，随心所欲。如果有邻居路过菜园子，两人的话题就会自然进出，可以尽情地聊聊天，聊家长里短，图的是一个心情愉悦。她们可能不懂什么是光阴入画，岁月成诗，她们说的只是黄瓜辣椒，或者葱蒜蒜，但那分明就是藏于俗常的生活滋味。

菜园子是我与大自然的连接点。在那里，我感受到了栽种与收获的乐趣，感受到了生命的律动。每一朵花，每一个果实，都是大自然的馈赠。从早到晚，我们一天要去几次菜园子，除了按节气栽种和管理蔬菜，一日三餐的用餐都是现摘现炒，那时，割韭菜是我常做的事。

我和母亲共同劳作过的菜园子，因为她辞世了，被弟弟请来挖掘机工人进行了深翻，全部种上橘子树，成就他的橘园梦想。弟弟城里的工作很忙碌，他没有时间摸菜园子，又不想让菜园子荒芜，就把它改造成了橘园，交给别人打理。而我长大后去了大城市工作，在这个快节奏的都市里，我也一度忘记了菜园子。

这次回婆家，发现82岁的婆婆已离不开菜园子，只要有空，她就在摸菜园子，菜园子已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。摸菜园子带来的闲适与自在，给她增添了一种淡定从容的气质，说话行事，令人如沐春风，为她赢得了良好的人缘。

当我们离家时，婆婆送上一包刚摘的四季豆，这是她最爱的蔬菜，她分享给我，还叮嘱说：“用来炒肉末，别有一番风味。”我觉得自己收获了一份关爱与温暖。

现在，我只要有闲情，便会待在菜园子里，与自然相处，心境平和。我觉得，摸菜园子不仅是“按摩”一片土地，种植一些蔬果，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，一种对土地的热爱。菜园子就像一面镜子，让我看清自己的内心，提醒我回归生活。

摸菜园子，让我感受到了蔬果的美好，也是一份心灵的寄托。我想，大家不妨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灵里的“菜园子”，平和宁静，可以暂时远离名利纷争，找到实实在在的在在的精神满足，这份满足是踏实的，接着地气，让我们生活充满了阳光和希望。

（摘自2023年12月19日《广州日报》）

女儿的两句话

□ 静水

半夜三点多，女儿烧至39.4度，爸爸背起女儿前往家附近的医院——只需穿过一个十字路口。静寂的夜晚，没有行人与车辆，只有远处闪烁着的红绿灯。刚到十字路口，迷迷糊糊的女儿突然开口：“爸爸，不能闯红灯。”

就说完，已四点多，爸爸背着女儿回家。到了楼梯口，爸爸大声喊了一下——为了喊亮楼道的声控灯。女儿立马轻轻拍了一下爸爸：“小声点，大家都在睡觉。”

女儿的两句话，任谁听了都会感动又感慨：感动于小孩的纯粹与透亮，不考虑自己只讲对错；感慨于大人的复杂和善变，只顾个人需求而不讲规矩。

（摘自2023年12月21日《今晚报》）

◎图片来自网络



最耐读的是沧桑

□ 俞天白

不论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，还是“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”，咏叹的都是不舍昼夜的江水。咏的是大自然的恩赐，叹的是她的涨落盈枯、清浊变幻、流动的绵长和喜怒无常的性格，总教人想到人类历史演变。

不过，对于内涵如此丰富的江河，人们关注点却各不相同。比如我，除了水与两岸风光，还有横跨其上的桥梁。就说苏轼和杨慎曾以如此情怀咏叹的长江，最吸引我的，却是三座大桥——武汉、南京、重庆先后横空出世的长江大桥。

横跨长江架设桥梁，武汉首先开河。最早展示在我眼前的，却是南京长江大桥。那是1978年春天，为写一篇报告文学到芜湖采访，在南京转车。五十年代，我曾经领略这一“江南佳丽地，金陵帝王州”，这一次时间短促，最想去的就是长江大桥。不为别的，就因为她是“争气桥”，是独立自主设计、建筑而成的第一座公路、铁路两用桥。所用钢材都是中国自己研发、生产的。那种拼搏精神呀，70米、24层高的桥头堡，仅用四个星期就建成了。装饰于其上的三面红旗，高扬的就是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志气，是新中国技术成就与现代化的象征，以“世界最长的公铁两用桥”而被载入《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》，自然抢了这座古都的风头，成了标志性建筑，也成了江苏的文化符号、中国的辉煌。她承载着中国几代人的特殊情感与记忆，来到身旁，哪能错过？

时间匆匆，浮光掠影，矗立在桥头堡上那三面红旗，却在我心中一路飘扬。

弹指间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为采写江申客轮的报告文学，我随客轮来到武汉，趁机观光了长江大桥。和南京大桥同样宏伟，气势磅礴，大桥两端虽有民族风格的桥头堡，四方八角上建有重檐和红珠圆顶的堡亭，其夺目的风采，却多半来自桥头塔楼。那不是单体建筑，而是耸立在蛇山上的一个金碧辉煌的建筑群。沿引桥登上黄鹤楼，俯瞰东去的长江波涛及横跨其上的大桥，武汉三镇尽收眼底，古与今、山与水、动与静、自然景色与人文气韵就此糅合成一体，其壮丽之姿色，雄伟之气韵，不由得从心底发出“世人称此为‘天下绝景’，绝非过誉”的赞叹。然而，凝神咀嚼，审察一番龟、蛇的态势，“一桥飞架南北，天堑变通途”的艰辛及其功能思考，古色古香的建筑，还有一路伴随我飘扬的三面红旗，都被淹没在历史步履之沉重的感叹和当代市场经济的尘嚣中了。

登上重庆长江大桥，是十年以后的夏天，一次文学交流活动之余，时间相对从容。这座大桥落成于1984年9月，是重庆城市改造的产物。吸引我的景物无处不在，不知不觉间，以步行浏览市容的方式上了大桥。毕竟到了上游，江面狭小，大桥跨度和规模，相应缩小了。桥名是叶剑英的手笔。两端桥头堡的巨型雕塑别开生面，各为一男一女，象征春夏秋冬四个季节，女的，粗看上身赤裸，细看却有背心挡胸。半遮半掩，欲放还收……凝视中，春、夏、秋、冬的时令概念，却将“子在川上曰，逝者如斯夫”的那一声吟唱，呼唤到眼前来了！那年在武汉迎风搏浪的毛泽东，当脑子里呈现“风樯动，龟蛇静，起宏图”的那一刻，不禁借用孔子的这声感叹，发出了从“静”到“动”，从“动”到“静”世事更迭的常态，也成了现代中国除旧布新的缩影！不是吗，这一座大桥最初是由鄂督张之洞筹建的，历尽了艰辛，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才在苏联帮助下建成，两端亭阁式的桥头堡，标明了她的民族属性，也记载着她曾经的落后。这样的中国，是绝对不和平“静”的，东边下游的南京，就是为了回击“苏俄”的背叛，高举三面红旗，建起了“争气桥”，到了上游重庆，趁着改革开放的大“动静”，而有了“春夏秋冬”的“解放”，尽管犹抱琵琶半遮面，跨出的却绝非简单的一步。艺术表达，始终是温饱以外精神追求的重要指标，借重庆这一拥有特殊意义的地标宣告，这是一个迎风搏浪，正向着强国富有的目标昂首阔步的中国！

历史包含纵与横的两个维度。纵向东流的长江，以三座大桥作为横断面，展示的不正是历史的大趋势吗？其可贵，不是由谁总设计而然，而是在不言中的“碰巧”，是随社会价值取向的更替出现的。这就是发展规律。天地之大，无奇不有；世界之广，胜景无数。然而，不管是山是水，是花是木，是城是乡，是路是桥，是仙乡还是佛国，最耐读的，始终是岁月篆刻在她们身上的这份沧桑。

（摘自2023年12月12日《新民晚报》）

